

金田一探案二集

〔日〕横沟正史著
叶特灵译

门后的女人

作品
已在日本发行
5500万册

珠海出版社

门后的女人

[日] 横沟正史 著
叶 特 灵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田一耕助ファイル—扉の影の女人

©1996 by SEISHI YOKOMIZ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6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and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门后的女人/(日)横沟正史著;叶特灵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2.8

ISBN7-80607-937-8

I. 门… II. ①横…②叶… III. 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649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金田一探案三集——门后的女人

©横沟正史 著 叶特灵 译

总策划:潘自强

责任编辑:潘自强 张继业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222759 邮政编码:519000

地 址:珠海市梅华东路 297 号二层

邮 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292976 邮政编码:519001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湛江日报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375 字数:139 千字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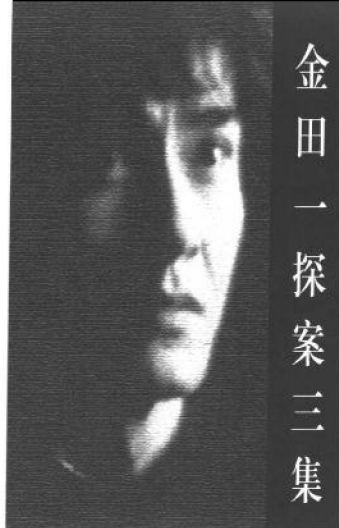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7-80607-937-8/I·364

定 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果你没有勇气读完全书，那么任何臆想的破解都是徒劳的！





金田一探案三集

门后的女人

〔日〕横沟正史著

叶特灵 译

珠海出版社

目 录

门后的女人

第 一 章	帽 针	1
第 二 章	请敲门，不敲的话不开	6
第 三 章	金门刚	19
第 四 章	第三根帽针	35
第 五 章	漂亮的老板娘	43
第 六 章	X女士	54
第 七 章	金门的阴暗身影	68
第 八 章	金田一耕助的交易	77
第 九 章	纽扣收藏家	91
第 十 章	三个电话	98
第十一章	同性恋患者	109
第十二章	多门修	122
第十三章	不良少女	133
第十四章	情节剧中的女主角	142
第十五章	蓝色的门	160

目 录

第 十 六 章 命运的十字路口	168
第 十 七 章 被隐藏的证据	175
第 十 八 章 蛇 足	181
镜浦杀人事件	
第 一 章 太阳的季节	187
第 二 章 黄色机帆船	194
第 三 章 早晨的餐厅	199
第 四 章 选美大赛	204
第 五 章 守 灵	210
第 六 章 读唇术	215
第 七 章 可怕的皮球	219
第 八 章 惨 案	225
第 九 章 金田一耕助的提议	234
第 十 章 现代的拉斯科尔尼科夫	239
第十一章 魔鬼之签	245

后 记

第1章

帽 针

在绿丘町绿丘庄二楼三号房间内，金田一耕助的平锅正在煤气炉上冒着热气。

从挂在墙壁上的日历来看，昭和三十年已经临近尾声，对于城里人来说，大概已经能感觉到快过年时的繁忙了。但对于远离铁路的绿丘町来说，腊月与正月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将目光转向窗外，会发现生长在绿丘庄大门内的几株银杏的树叶大部分已经掉落，现在看上去像一把倒立的扫帚直插天空。只有这时才能让人不禁想到已经进入严冬了。

但是当走进金田一耕助的会客厅，会立刻感觉到煤气炉散发出的扑面而来的热量，它让人感觉到有些头晕。

金田一耕助好像也意识到炉火太大了，连忙起身将煤气炉的火苗调小，然后抬起头，目光越过办公桌看着对面的一位女子，他张了张嘴，神情好像是问：“那么后来呢……”

对面的女子名字叫加代子，年龄大约二十五六岁。加代子

手中拿的介绍信是一位以前在一家位于银座的酒吧里做女招待的女孩写的，而加代子据说是那位女招待的伙伴。

由于金田一耕助曾经帮助过写这封介绍信的女孩，那个女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告别了夜莺的生活，而加代子则仍然从事着这门行当。据说她现在在一家位于西银座叫做蒙帕纳斯的酒吧做女招待，不过金田一耕助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家酒吧。

夏目加代子还未说出正题，现在正一边焦急地揉搓着放在膝盖上的手帕，一边慌张地毫无条理地想到哪说到哪，忽而说到关于这封信主人的事情，忽而又说到关于自己所遇到的事件。

关于加代子的年龄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大约在二十五六岁左右。也许是为了今天这种场合而特意做了一番打扮，她穿着一身朴素的西服套装，并画了一点淡妆，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从事女招待职业的女人，其容貌这时就显得很普通了。

加代子在让金田一耕助焦急了一番之后，才终于说到了正题，但这已经是两人在会客厅相对而坐半个小时以后的事了。

“事实上，我现在遇到麻烦了……本来想报警的，可是又一想弄不好的话，我也会进入嫌疑人名单的……并且我还有另一件担忧的事情，因此想与先生您商量以后再作决定……”

虽然已经说到正题，但看来离说出问题的关键部分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根据金田一耕助的经验判断，这时候万万不可催促对方。

如果这时候贸然催促的话，那么对方反而会更说不出话来，最后双方的谈话就只好不欢而散。这种情况金田一耕助见过不少。此时最恰当的方式就是进行引导。

“被人怀疑？您有什么地方惹人怀疑？”

金田一耕助问道，同时给加代子倒了一杯水。这时加代子

好像终于下定了决心，脸上也突然现出惊恐的神色。

“我看见有人被杀了……”

加代子吞吐不清地说道，好像喉咙里卡住了一根鱼刺。

“因此，我也可能会被人谋杀。因为我看到了杀人凶手……”

“杀人凶手？”

金田一耕助重复着对方的话反问道，同时目光一下子变得非常锐利。不过好像马上又意识到了这一点，眼神又立即变得柔和下来，同时保持沉默等待对方的回答。

加代子苍白的面孔一直正面对着金田一耕助，而目光则在游移不定地闪动着，忽然好像心理防线已经崩溃似的，用一种低沉的声音急切地说：

“金田一先生，请您救救我。因为如果我去报警的话反而会被怀疑成杀人凶手的。而且如果此事登上了报纸的话，杀人凶手肯定会盯上我的。我其实并没有看到杀人凶手长什么样子，但是我想杀人凶手肯定认为我看见了的脸。所以，金田一先生，请您救救我，就像您以前救春世一样。”

春世就是介绍加代子来找金田一耕助的那个女子，她们以前同是从事夜莺职业的伙伴。

对于加代子好像瘧病发作一样的神情，金田一耕助并没有产生安慰她的意思。他的嘴角上带着一丝微笑，静静地看着对方的脸。

但是从金田一耕助的微笑里，加代子好像得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安全感。

“对不起。”

加代子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不应该浪费先生您的宝贵时间，但是，先生，我的事情

真的是不能拜托给其他人。说到理由有两条，第一是我担心自己会不会变成嫌疑犯。第二是我害怕真正的杀人凶手会盯上我。先生您是值得信任的人，因此我知道您不会将此事告诉别人而使我陷入困境的。”

“我知道了。”

金田一耕助仍然嘴角带着微笑，同时稍稍点了一下头继续说道：

“保守顾客的秘密，对于从事我这一行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您还特别提出了这一项要求，您的意思是在您不能够确保自己已经绝对安全之前，绝对不能够将您的名字泄露出去，对吗？但是……”

说到这里，金田一耕助的笑容变得更神秘了。

“不过，首先，我想不用说，这要以您的所作所为没有触犯法律为前提。”

“金田一先生，我相信自己也没有欺骗到您的本事。并且，一直在舒舒服服地坐着烤着火的人可是金田一先生您啊！”

“哈哈，这就是您的问候吗。但是即使这么说也不要紧，重要的还是谈谈正事吧！”

“嗯，在此之前……”

加代子取下戴在头上的帽子。

那是用深紫色的类似天鹅绒的布料做成的帽子，形状与以前的斗笠相似，只是尺寸要小许多。其实确切说来也不能称之为戴，而是用类似于打毛衣的针固定在头上。这种帽子目前在年轻女孩子中间非常流行。

加代子从帽子上拔下的针大约有八厘米长，在针头上镶有一粒小珍珠。

“先生，请您仔细看清楚，本来这针上是不应该沾有血迹

的。”

“血迹……这样说来，您认识被这支帽针杀死的人？”

金田一耕助用锐利的目光凝视着帽针，同时从加代子手中接了过来，并将其反手握在手中。

即使是一根簪子，如果反握的话，也是很可怕的。以前川柳曾经这么说过。而金田一耕助也在昨天的晚报上看到了关于近来流行的帽子上的别针也可作为凶器的报道。

他们的谈话在继续着。

第2章

请敲门，不敲的话不开

“说起来已经是前天的事了，具体日期是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啊，不对，确切地说……”

终于恢复平静的加代子又开始揉搓着放在膝盖上的手帕，不过总算开始说到问题的关键部分了。

“我们蒙帕纳斯酒吧的下班时间是十二点，不过由于是西银座较高档次的酒吧，因此当时包括我在内仍然有六名女招待，如果轮到当班的话，就必须在下班后将店内收拾干净方可离开，但如果不当班的话。则到十二点就可以回去了，当然如果与客人有约则算例外。”

加代子终于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虽然看起来有时会显得有点害羞并有点紧张，但由于受到金田一耕助非常镇静的神情的感染，因此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

“在二十日晚上，我十二点刚过就走出了酒吧。刚才我已经告诉过您，我是住在位于五反田的松涛馆，平常都是从有乐

町乘电车回家的。由于蒙帕纳斯酒吧位于距京桥很近的 O 大厦的背后，所以到有乐町步行需要十五分钟。在前天的晚上……噢，不，不对。”

加代子匆忙更正：

“准确说来，应该是昨天凌晨，我像往常一样匆匆赶往有乐町。由于每天都走这条路，因此在途中有什么商店，有什么胡同我都一清二楚。但是，昨天大概走到一半的路程时，忽然觉得西银座今天显得异常冷清。”

“停，您说的冷清的地方就是发生问题的地点吗？”

“嗯……”

“噢，那么就请您在地图上将那地方指给我看。”

金田一耕助从背后的书架上拿出装在书套里的东京都各区地图，并从中挑出中央区。然后放到办公桌上展开。

“这里是银座的大街。这里是京桥，蒙帕纳斯酒吧在哪儿？”

“嗯……”加代子沉吟着，并用淡淡涂着一层指甲油的食指在地图上比划着。

“蒙帕纳斯酒吧在这附近。我一般从这条路前往有乐町……啊，是这儿。”

加代子的手停了下来，指到 K 馆的背面。

“从这儿向有乐町走的话，会在右侧发现一家银行和一家药店，而在银行与药店之间隔着一条死胡同，在这条死胡同里面供奉着五谷神，听说叫做舟曳五谷神……”

“是叫舟曳五谷神吗？”

金田一耕助一边说，一边用红墨水钢笔将舟曳五谷神五个字写到了地图上。

“嗯，在这个小胡同的入口处，本来装有用混凝土作灯柱

的长明灯当做街灯来照明的，而且也一直有电，但有时不知什么原因也会熄灭。如果那盏长明灯熄灭的话，那条死胡同就会变得漆黑一团，而昨天晚上那盏长明灯就恰好熄灭了。”

“如此说来，那条小胡同就变得漆黑一团了？”

“是的……”

“是这样的啊，那么后来呢……”

“后来，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后来的事情不禁让我觉得有些异常，不过刚开始我没有留意。前天晚上一直下着雨夹雪，因此午夜十二点过后，天气就变得非常寒冷了，当时心里想脚可千万不能冻伤呀，所以就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低着头走得很快。不过当走过那家银行，刚刚走到胡同口时……”

“看到什么了吗？”

“突然一个男子从小胡同里窜出来，刚一露面就咚地一声撞到我身上了。”

“嗯、嗯、后来呢？”

“啊，我不由得在上冻的路面上滑了几下，身体摇晃了几下差点跪倒在路面上。但是就在我身体摇晃的一刹那，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有什么东西掉到柏油路面上的声音。”

“啊，是丁当一声吗？”

金田一耕助不由将目光转向放在办公桌上的帽针上，然后继续问：

“后来呢……”

“啊，当我好不容易才站稳时，那个男子已经走到药房的那边去了……药房再往前大概过去三家店面就是一家箱包店，过了箱包店就是十字路口了，那边有街灯。不，不仅有街灯，而且箱包店的橱窗也是灯火通明。当那个男子从十字路口向右拐后，不久就听到了汽车发动的声音。”

“这么说来，在十字路口的对面，有人开着汽车在等那个男子？”

“嗯！”

“如此说来，那么借助橱窗及街灯的光线，可以看见那个男子的身影吗？”

“嗯，不过时间很短……但是，那个男子将外套的领子竖了起来，还戴着帽子……好像是一顶礼帽，并且还将帽子一直压到了眼眉处。”

“但是，当那个男子拐弯时，应该能看见侧面吧？”

“不，没有，那是因为……先生。”

加代子焦急地揉搓着手帕，好像要把手帕撕裂一样。

“不要说看侧面了，即使可以仔细瞧上两眼，由于他不仅将外套的衣领竖了起来，而且还戴着口罩，因此即使下次再遇到他，我也认不出来。但是，对方或许会认为我看见了他的脸，所以我才害怕。”

“也就是说，对方想要杀害目击证人？”

“嗯，在电影中不是经常有这种镜头吗？那种情节……”

“嗯，确实如此。”

金田一耕助不由得咧开嘴笑了起来，但细想一下，对于加代子来说，这并不是值得好笑的事。她此刻也许正沉浸在恐怖的回忆之中呢，所以连忙收住笑容。

“因此我说金田一先生，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请您千万不要将我的名字泄露给报纸等媒体知道。无论什么事……”

“嗯，我知道了。”

金田一耕助回答道，并特别加重了语气。

“所以呢，您就放心地尽管讲吧。”

“嗯，接着呢……当那个男子在十字路口消失之后，我想

起方才听到的声音。就四处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件闪亮的东西掉在柏油路上。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支帽针。”

“是这样的吗，就是那根针发出丁当一声响的是吧。”

“是的，由于当时我戴着帽子，因此就认为那一定是我的帽针。大概刚才那个男子撞到我时，帽针就掉到了地面上了吧，于是也就没有多想就把它捡了起来。后来觉得自己当时真是糊涂，因为如果帽针掉下来，那么帽子也会掉下来的呀，但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嗯，人是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的。那么后来又发生什么事了呢？”

“当我捡起帽针时，感觉湿漉漉的，当时我以为是由于下着小雨夹雪的缘故，也就没有留意，于是一边走一边拿出卫生纸来擦。但是当走到位于十字路口的香烟铺门前，在刚要将卫生纸扔掉时顺势一看，竟发现卫生纸上沾满了血，而且发现连手套也……”

“也就是说，您捡起的帽针上是沾有血渍的了？”

“是的……”

加代子再次定定地注视着金田一耕助。

“我当时非常吃惊……因此又看了一下帽针，才发现那支帽针与我的不同。而我的帽针正好好好地插在头上。”

“这样说来，您捡起的帽针就是刚才撞您的那个男子掉的？”

“我认为也是这样。因为我在被撞的一刹那听到了丁当一声。”

“那么后来……还有什么事吗？”

“是的，而且往下就是事情的关键部分了。”

由于话题逐渐涉及到问题的核心，加代子由于紧张，目光